

張繼馬 主編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熊鐵基

中華道藏

第一一冊

華夏出版社

目錄

001 道德真經疏義(江澂)		一
002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李嘉謀)		一六〇
003 道德真經義解(李嘉謀)		一八九
004 道德真經直解(邵若愚)		二一六
005 道德真經口義(林希逸)		二四四
006 道德真經集解(董思靖)		二七五
007 道德真經集註(彭耜)		三二〇
008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彭耜)		四六九
009 道德真經集註雜說(彭耜)		四七九
010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范應元)		四九九
011 道德真經取善集(李霖)		五五八
012 道德玄經原旨(杜道堅)		六六二
013 玄經原旨發揮(杜道堅)		六九九
014 道德真經全解(原題時雍)		七二三

001 道德真經疏義

太學生江澈疏

經名：道德真經疏義。宋江澈疏。十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疏義序

恭惟聖主于帝，其訓開明道真。爰以清閒之燕，取老子《道德經》，句爲之說，以幸天下。臣屬充賓貢，預太學弟子員，得以齋心滌慮，恭讀聖作。臣竊惟言之有用，莫如道德之文，而老氏五千文，猶爲道德之至。嘗試觀其言道，道中有德，即其言德，德中有道，約而能散，異而能同，可以復命之常，可以御今之有。其言甚簡，其旨甚遠，蓋非聖人不能與此。降周而來，爲之說者殆百有餘家，類皆蔽於己見，不識道真，言之迂疏。其志將以尊崇聖道，

而適爲抵牾。要非道足以優入聖域，而得於神解者，或不可與明焉。恭惟皇帝陛下，得一以爲天下正，抱一以爲天下式，體之以見素抱樸，推之以治人事天。道德之妙，固自存乎德行，又言而信之，使學者知所適歸。竊觀聖學淵懿，而言之要妙，廣大悉備，如《易》之有《繫》，真所謂聖人之文者也。然道之出言，視聽不足以見聞，用之則爲不可既，而臣乃欲以耳目之近，形容視聽所不及之妙，以有盡之詞，述不可既之真。臣固不揆，而自知其智有所不及也。臣嘗觀明皇爲謏謫之說，而杜光庭猶著《廣聖義》以申之，況臣久被教育，豈以聖作之淵懿難測，固敢自後哉。是用自決而忘其言之不逮也。

臣江澈謹序。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徽宗註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疏義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爲物，無乎不在，亦無不通。天地爲大，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囿於域中，何莫由斯道也，況於人乎？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制字者以道與道路之道同字，蓋以人所出入不能外是故也。則道者，人之所共由可知。道之在我之謂德。德之在人，有生皆全，有分皆足，有一未形，物得以生，不藉外而修，不因人而致，於己取之而已矣，豈他求哉。楊子曰：德以得之。制字者以直心爲德，蓋所謂德者，非謂其得彼

也，自得而已。則德者，心之所自得可知。且道無盡而德可脩，夫惟無盡，故歷古今而自若，非時數之所拘，新新不窮，未嘗終也。經曰：道乃久。亘萬世而無弊者，此也。夫惟可修，故擴四端之所有，更萬形而不易，育而充之，未嘗離也。《傳》曰：德者，性之端。充一性而常存者，此也。夫道有升降，德有盛衰，時方既治，則道隆而德盛，時之未治，則道降而德衰。當周之末，大道既隱，而德又下衰，散為百家之曲說，蔽於諸子之異論，不該不徧，不全不粹，道術於是為天下裂。爰有老氏念妙道之無傳，憫生民之莫悟，以清靜為宗，以無為為本，法自然之極數，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俾誦其書者，得以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此其書異乎諸子而為經也。蓋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經，如經星之經，麗天而不動，如織之有經，履機而不易。道德之常，無以異此，故謂之經焉。觀其為書，該括衆妙，廣

大悉備，而多不過五千餘言，其辭可謂簡矣。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其旨可謂遠矣。學者苟不知因言以究其意，得意以忘其言，未見其有得也。《語》曰：默而識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德之常，非言音所能該，非淺見所能測，惟心悟神解，自得於言意之表，識之以不識，而資之深者，於是書為庶幾焉。是以聖製於首篇闡發道妙，開明士心，有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之訓也。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徽宗註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至道之精與物相去遠矣，故不可以言論。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者，為是故也。莊子載無始之言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之謂歟？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物成數定，然後有見可名。道不囿於物，不墮於數，視之不得見也。夫孰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道不稱是已。無始又曰道不當名，此之謂歟？且天下之理，有所謂可者，而不可者已。形，有所謂不可者，而可者已。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物無常宜，事無常非，事物之迭盛迭衰，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更旺更廢，隱化而顯，顯化而隱，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昔是而今非，先迺而後合，適時之宜，過而不守，則以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雖然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道雖不可言，有不道之道存焉；名雖不可名，有無名之名存焉。不道之道，

所謂常道也。無名之名，所謂常名也。常之為義，以其成而不變，久而不已也。道所謂常，經言獨立不改是已。名所謂常，經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已。彼物之生必有本根，而常道常名無所本根。彼物之生本乎天地，而常道常名先天地生。雖

氣有聚散，而此無去來，雖形有生滅，而此無存亡。所謂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也。得此道者上為皇，故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夫太初者，氣之始，元氣之母。得以襲之，則能遊乎太初矣，經所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幾是已。可以長生，故西王母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夫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者，道也。能體道，則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經所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幾是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徽宗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

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疏義曰：道之至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雖欲名之不可得也。道之為名，所假而行，命之曰道，特強名爾。此道之隱於無名者也。所謂道常無名者，以此。《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者，有形之大，而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一本於道而已，所謂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者，以此。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亦虛而已。則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雖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則萬物待天地而後生。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天地待道而後行。萬物資始，雖本於乾元之大，萬物資生，雖本於坤元之至，推其所以維綱一元者，果何物哉？同出於道而已。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以此。此道之顯於有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合則成體，散則成始。自其本宗言之，則隱於無名，斯謂之始。自其

生出言之，則顯於有名，斯謂之母。言雖異而本則一也。雖然，天地始者，今日是也。誠能於道有見，則未有天地可得而知矣，此聖人所以後天地而知天地之始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徽宗註曰：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有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廼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為天下裂。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之所以為利；有極而歸無，無之所以為用。有不離無，則無實非無，無不廢有，則有亦非有。建之以常無，即不無之無也。建之以常有，即不有之有也。不無之無，無適非無，不有之有，無適非有。雖變化無窮，而其立

不易，茲其所以為常也。《莊子》載老氏之道術言：建之以常無有。而其書首篇言之，蓋深得有無之理也。是以方其滌除萬有，雖聖智仁義猶將絕之，則不立一物，茲謂常無。及其建立萬法，雖事法形名猶皆存之，則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未始有物，隱而難知，雖有神視，莫見其形。故其上不皦，有見於上小而妙焉。則以入乎神而小故也，故為天下之至精。常有在事，兼該衆美，顯而易見，職職陳露，匿而可為。故其下不昧，有見於下大而微焉。則以出乎明而大故也，故為天下之至變。孔子作《易》，於將有為，將有行，言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則以自無適有，理則然也。於三五以變，錯綜其數，言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則以攝有歸無，事則然也。常無常有，同出於元，至精至變，一本於神，名雖異而理則一也。雖然，有無一致，利用出入，在有亦藏，在無亦顯，曰微曰妙，特所寓爾。

惟大智觀於遠近，知有本非有，彼執之而有者，無亦寓焉。知無亦非無，彼釋之而無者，有亦在焉。惚兮恍中，有象之可見；恍兮惚中，有物而混成。冥有與無，以道觀盡，則周盡一體，無不可者。世俗之人，小智自私，闇於大理。或蔽於道之靜，則棄有著空，淪於幽寂，以非無為無；或溺於道之動，則徇末忘本，滯於形器，以非有為有。或使莫為，在物一曲，百家衆技，各矜所長。此道術所以為天下裂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徽宗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

疏義曰：真一之原，混淪完具，無象之象，體盡無窮，惟微與妙，漠然無分。則道本無相，孰為微妙？自道而降，差數斯睹，昧者執我膠物而物我之見生，此是彼非，而是非之情立，不知物自無物，我亦非我，有乎

生而莫見其根，根則同也。彼亦因是，是亦因彼，變芒芴而有氣，氣則一也。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歛萬殊會於一原，果孰有孰無耶？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以無為真，以有為妄，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無即妙有，有即真無，名相反而實相順爾。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徽宗註曰：《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

疏義曰：風生木，木生肝，在天為玄，在人為道。道生一，故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一生二，故玄升而

入，入而生神。神之為用，無方無體，周遍無外，輕清為天，待是而運，重濁為地，待是而處，冲和氣者，待是而靈，以至萬物職職，皆待是而咸昌焉。則妙萬物者，無非至神，所以

生神者，一本於玄，故為衆妙之門也。蓋出則大而赤，入則小而玄，小而妙謂之玄，以入而小故也。若所謂玄德，以德之入而小也。若所謂玄冥，以入乎冥而小也。玄雖小而妙，猶未離乎色，《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莊子所謂玄天，則玄者天之色也。玄之為色，有赤有黑，赤為陽，黑為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玄能陰能陽，則凡域於陰陽者，果能外此乎？又況所以為玄者哉？所以為玄，是為玄之又玄，《列子》所謂色色者也。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盡在是矣。雖然，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者，《易》之為書，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以言入道之序，攝用歸體也；老氏之書，以歸根復命為先，蓋以言行

道之頓，從體起用也。《易》託象數以示神，老氏同有無以示玄，言雖不同，而相為始終，雖設教不倫，其揆一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徽宗註曰：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疏義曰：天下無二道，自其同者視之，美惡之名俱泯；一性無性，自本

觀之，善惡之端不立。然有上而下為之亞，故有美而惡為之對，有左而右為之亞，故有善而不善為之對。欲有彼而無此，是欲有陰而無陽也，奚可得哉？世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神奇為美，以臭腐為惡，而美惡容心，以此為是，以彼為非，而善否相非。殊不知大化無常，瞬息不停，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臭腐神奇，迭運更化。初無美惡，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或是或非，隨得隨失。初無善否，一生一殺，一予一奪，亦相分也，亦相繼也，烏可以差殊觀哉？惟聖人覺此而冥焉，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雖無為而不廢於有為，體真無而常有也，雖事事而一出於無事，即妙用而常無也。夫然故泯好惡於一致，而付是非於兩行。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為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為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雖欲簡之，不可得也，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徽宗註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官而官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疏義曰：太易之先，一氣未見，渾淪完具，玄未判離，萬象所以同體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道立於兩，

有對有待，物物所以為對也。真常散而為群變，一致分而為百慮，同歸別而為殊塗，未有逃此六對者。是以申於東南則無動而生有，屈於西北則有極而歸無，一有一無，若循環然，有無之相生如此。先難者後必易，多易者終必難，有涉險之難，為天下之難事，則知行地之易，斯無難矣，難易之相形如此。布指知寸，布手知尺，非尺之長，無以見寸之短，所謂長短之相形也。山殺瘦，澤增肥，非山之高，無以見澤之下，所謂高下之相傾也。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則聲舉而響應矣，此聲音之相和也。形動不生形而生影，則形動而影從矣，此前後之相隨也。自其理其事，其形其勢，以至其聲其數，分而為陰陽，列而為四時，散而為萬物，無非六對者。俄造而有，有生於無也；倏化而無，物不終有也。襲諸人間，知有為之匪易；退藏於密，覺無為之非難。登高不可以為長，長非有餘，性長非所斷也；居下不

可以為短，短非不是，性短非所續也。高高在上，固非人為，天之自高也；隤然處下，亦非或使，地之自下也。以聲律相召，則或官或角，隨鼓而動。其隨序相理，則四時長幼各有其倫。凡涉於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不離於道而於道相去遠矣。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徽宗註曰：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疏義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無為之事，則為出於無為，是乃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蓋用天下，則已接於事矣。惟本於無為，則雖事而未嘗涉為之迹。舜之不事，詔而萬物成，其得此也。脩道之謂教。不言之教，則以身教而人從之，是乃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蓋設教則既交於物矣，惟出於神道，則雖

教未嘗發言之之意。王駘立不教，坐不議，其得此也。且無為則真，有為則偽。從事於務，涉於人為，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上說下教，強聒不舍，未免乎有當有愆矣。聖人朝徹見獨，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於事則無為而成，於教則無言而心悅，舉天下萬物之多，曾不足以芥蒂其胸，次彼六對者，烏能為之累哉？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徽宗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鑒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

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疏義曰：以一身對羣動之至，以一心膺萬務之求，物或採之，不得六出，事或迫之，不得不動，如鑑焉應而不藏，如谷焉虛而能受，妍醜美惡，無所辭也。若是，則其於泛應酬酢，蓋有餘裕矣。苟或默紛趨寂，懼有樂無，則物何自而開？務何自而成？天下何賴焉？是之謂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而生生化化者，不尸其功；自形自色，而形形色色者，不擅其成。有形者以形自奮，有性者以性自適，認而有之則亦惑矣。是之謂生而不有。聖人應世無心而已，其整萬物，非有心於整之也。淒然似秋而綽乎其殺，故殺之而不怨。其澤萬世，非有心於澤之也，煖然似春而與物為恩，故澤及萬世，不為愛人。天無不覆，吾有道以覆其所覆；地無不載，吾有道以載其所載。一根荦之細，若與之扶疏，一蟻蠓之

微，若與之承翼。雖非物刻而雕之，其特道化，而不恃智巧，若刻雕衆形焉，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夫整萬物也，澤及萬世也，覆載天地，刻彫衆形也，未免乎為矣。然而不為戾也，不為仁也，不為巧也，則為出於無為，而不恃其成矣。是之謂為而不恃。四時殊氣，運而無止，戊出則丁藏，甲旺則癸廢，相為消息，相為盈虛，過而不留，天道已行矣。聖人與天為徒，蕩蕩乎民無能名，而巍巍乎其有成功。雖無意於立功，而天下歸功焉。方將去功與名，還與衆人，不以為己私分。夫豈認為實而固有之哉，是之謂功成不居。停燈於釭，前焰非後焰，借明於鑑，今形非昔形。以往者為古，以今者為今，心未及言，所謂今者已遷而為古矣。以有居則有去也，蓋神無尸而無居，尸焉而居人爾。惟聖人執神而固，不傾於物，故在己無居，物莫能遷，不係累於方來，知適來時也，不留情於既往，知適去順也，曾何加

損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徽宗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阨。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疏義曰：尚者，別而向之之謂。以賢爲尚，則愚智相欺，善否相非，民始惑亂，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所謂舉賢則民相軋也。貴者，曰而人之之謂。以貨爲貴，則歆羨之心生，不足之慕起，見得忘形，見利忘真，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阨，所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惟不以賢爲

尚，則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民各定其性命之分，孰肯內于外大以爲夸，其行不正而爲跂哉？各止其所而無所爭斯已矣。莊子所謂削曾史之行，天下之德始玄同者，此也。惟不以貨爲貴，則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民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肯有見於豈而爲覬，有見於俞而爲覩哉？舉滅其賊心而不爲盜斯已矣。莊子所謂撻玉毀珠，小盜不起者，此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徽宗註曰：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

心。

疏義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所見無非欲者。聖人見道不見物，故所見無可欲者。所見無可欲者，則以所見勝所睹也，是以靈臺有持而外滑舉消。所見無非欲者，則以所睹勝所見也，是以逐物忘返，失真湛偽。蓋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是人之所欲也。妄庸之人不知五色亂目，五聲亂耳，五味濁口，五臭薰鼻，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累於厚利者以身徇利，累於名高者以身殉名。若伯夷與盜跖，一則死名，一則死利，凡以見名利之可欲故爾。其熱焦火，得之則喜，其寒凝冰，失之則懼，不能操之而存其心，至於憤亂憤驕而不可係，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豈不惑哉。聖人異乎此，不就利，不違害，知利害之同源；不榮通，不醜窮，以窮通爲一致。欲慮不萌，一毫不撓，吾心湛然，物莫能搖，感而遂通，能定能應。止而無所

礙，不膠於靜，動而無所逐，不流於動，覆却萬方，陳乎前不得以入其舍。孰能亂之？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得此矣。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徽宗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絳，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

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常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疏義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古人之貴夫虛也如此。是以遠取諸物，如谷之應，鑑之照，管籥之受；近取諸身，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皆以虛故也。蓋虛者，實之對，實則有礙，虛則無間。外之萬物，內之一身，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以不能無間故爾。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兼愛無私，則一視而同仁，推此加彼，則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無所決擇，付之自爾，無所去取，遣息衆累而冥於無有，夫何容心哉？若舜之聰明文思，

堯非不聞也，必待師錫而後舉之。若絳之方命圯族，堯非不知也，亦因衆舉姑以用之。蓋聖人無心，因物為心，則舜不得不舉，絳不得不用也。何則？虛非無也，無實而已，心無所不包，意其有而非有，實無所包，意其無而非無，則心本虛矣。惟盡心之本，而致虛之極，則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豈賢之足尚哉。務內觀者，取足於身，務外游者，求備於物。求備於物則常憂不足，取足於身則欲羨不起。聖人不利貨財，不貴異物者，以取足於身而實其腹故也。實其腹，則收視反聽，精神內守，故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貨之足貴哉。此聖人為腹不為目也。在心為志，則志者心之所之也。形以骨為體，則骨者體之所立也。志強而不弱，則以顯為是。或殉名不息，以富為是。或逐貨無厭，自伐而無功，自矜而不長。其去道也遠矣，故欲弱其志。骨弱而不知強，則行流散

徙而中無所守，與物刃靡而外無所勝，胥淪溺而不返，俛俛然莫知所適從，其何能自立乎？故欲強其骨。聖人之用志，卑以自牧，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持後處先，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雄守雌而物莫能勝，知榮守辱而物莫能汙，弱其志者知此。

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善建而不拔也。固以執之，萬物莫能傾，善抱而不脫也。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不壞之，相與天地為常，若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強其骨者如此。多知為敗，故使民無知。養心莫善於寡欲，故使民無欲。同乎無知，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德不離矣。同乎無欲，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謂素樸矣。素則不雜，樸則不散，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在天下，民得其性斯已矣。孰使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哉？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徽宗註曰：辯者不敢聘其詞，勇者

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官咸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疏義曰：辯者不敢聘其詞，無所用言也。勇者不敢奮其伎，無所用力也。能者不敢矜其材，以不使能故也。智者不敢施其察，以不用智故也。黜聰明，去機械，省刑罰。凡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者，皆禁而止之，雖有知者，孰敢為耶？若舜之時，皋夔稷契之徒，九官咸事而百僚師師，俊乂在服，豈務間間之小，為察察之明，以智為鑿哉？聽倡而行，視儀而動，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徽宗註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為出于無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

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疏義曰：治天下者，一於無為而不知有為，則若聚塊積塵，無為而非理。一於有為而不知無為，則若波流火馳，有為而非真。夫惟有為不離於無為，無為不廢於有為，而為出於無為，其於治天下有餘裕矣，豈棄人絕物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今夫形而上者謂之道，自道而降，莫逃乎物，則萬物之變在形而下矣。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與道無間。總攝萬殊，同於一理，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也。是以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經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已。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楊子所謂君人成天地之化是以。故仰觀於天，則盈縮有常數，伏見有常度，在上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俯察諸地，則飛是動植，各得其宜，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既已治矣。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太學生江澂疏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徽宗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爭^①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疏義曰：道可傳而不可受，以可傳故有情有信，所以有用。一根莖之細，若與之扶疏；一蟻蠓之微，若與之承翼，非情乎？寒暑待此以往來

而不忒其時，庶物待此以生育而各從其類，非有信乎？以不可受故無為無形，所以不盈。淵乎其居而湛然不撓，濇乎其清而寂然不動，非無為乎？昏昏默默而視之不見，窈窈冥冥搏而之不得^②，非無形乎？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蓋陰止而靜，萬物負之，陽融而亨，萬物抱之。然師天而無地，則偏乎陽而失之過；師陰而無陽，則偏乎陰而失之不及。必有陰陽之中者，強不失之過，弱不失之不及，冲氣是已。冲之為氣，天一為之本，天五為之中，則冲者，中也，中通上下，是謂大和，道之致用，乃在乎此。是以高者抑之以損其過，下者舉之以補其不及，有餘則取之，故大而不多，不足則予之，故小而不寡。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如此，故曰道冲而用之。蓋冲則非盈，有用則非虛也。非盈也，是以注焉不滿；非虛也，是以酌焉不竭。夫惟道非盈虛所能該，故善貸且成，而其用不窮，既以

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猶如大虛包裹六極，無有端倪，不可為量數，豈器之所能圍哉，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徽宗註曰：莊子曰：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疏義曰：莊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蓋淵水反流全一，深靜而平，內明外晦，雖鯢桓之與流止，常淵然自若，測之益深，窮之益遠，可謂虛也。道波之非惡，湛之非美，可謂靜也。道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實；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也；一化而能化化，一化之所待也。故似萬物之宗。《文子》曰：虛無愉恬，萬物之祖也。義與此合。雖然道偶

而應，本無所係，行於萬物，物自宗之，其曰萬物之宗，亦似之而非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為用智？不斲為用膠？萬物無足以饒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疏義曰：銳如火之銳，不可長保也，故傷。紛如絲之紛，多緒不一也，故雜。挫其銳則不立圭角，渾然而已，孰與動爭？莊子所謂以深為根是已。解其紛，則靈臺有持，外滑舉消，孰能亂之？莊子所謂以約為紀是已。火合并為光，惟和無別，則葆

之而不露，韜之而不發，未嘗揚行以悅衆也。莊子於《刻意篇》有曰：光矣而不耀。以言用其光而分夸耀之迹，然後為合天德故也。是之謂和其光。麤而非妙，塵所由生，惟同而不異，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未嘗崖異以自處也。莊子於《庚桑楚篇》有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以言衛生之經，在乎與物宛轉，而不在乎離世異俗也。是之謂同其塵。若夫內誠不解，未能忘心，形謀成光，未能用晦，舍者與之避席，又未能自埋於民，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未能去智，脩身以明汙，未能若愚，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又未能我獨若昏，豈同其塵之謂歟？蓋兌者，金利，用之時故銳。徙之以銳也，則有時而毀折，能無傷乎？惟有以挫之，則銳斯鈍矣，孰能傷之，然則挫其銳，聖人所以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紛以絲為之，所以分垢汙，合則成體，分則多緒，能勿擾乎？惟有以解之，則雖紛而封，無內外之護，

思慮不萌，機械不作，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其舍。然則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萬物無足以饒心也，若是則不自矜也，故無泰色，不自伐也，故無驕氣。有異無乖，如《中庸》所謂和而不流。守一處和，如列子所謂大同於物。況應酬酢，無往不當，所謂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徽宗註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疏義曰：心者，神之舍，於五行為火。方其有心，猶火之緣物顯照也，及其無心，猶火事已而見灰也。心若死灰，則無心故爾。草木有生而無知，木至於槁，非特無知又無生也。身若槁木之枝，則遺生忘我故爾。是以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所謂大定持之而循有照也。若然，則非作非止，惛然若亡而存；非有非無，油然不形而神。湛然常寂於其存

也，似之而非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豈滯於一曲而言之哉？湛兮似或存，此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徽宗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疏義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物之始見。帝出乎震，則帝者神之應物。入於不生，故無相可求；墮於有生，故有象可見。物主然後有象也。萬物之出帝，則出而不辭，萬物之入帝，則入而不違，帝出而後妙物也。象者，形之兆。帝者，物之尊。故為群物之始。然象也，帝也，一出於道則道實先之矣。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天在天成象，道生之，帝以妙物，道神之，則舉天下萬物之多，孰先於道者？雖然道無

色也，故視之不見；無聲也，故聽之不聞；無形也，故搏之不得。雖有乎出，其出無本無旁，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與莊子所謂不知其誰何同意。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徽宗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有心於愛人，則其愛不博；有心於利物，則其利不周。蓋以仁為恩，未免於有心故也。且原恩之所起，常本於害，要害之所起，常出於恩。有害而恩隨之，有恩而害繼焉，自然之理也。

天地無心於萬物，聖人無心於百姓，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故無所不愛，亦無所不利。受施者不報，蒙澤者不謝，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仁鳥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已。猶之芻狗焉，其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用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徽宗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為一偏，物為一曲。

疏義曰：橐之能容，籥之能鳴，二者皆虛而能受，受而能應者也。隨感隨應，果有窮乎？天地之間，一氣潛運，周遍無外，至無以供其求，猶之橐籥也。一物實之，無適非礙，天地之大，豈蔽於一偏，滯於一曲哉。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徽宗註曰：虛己以遊世，則汎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

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疏義曰：天地之大，聖人法之，虛其體也，自其用也。攝用歸體，故寂然不動，萬物莫如，以傾其固，以之汎應，有不當乎？從體起用，故動而不窮，既已與人已愈有，以之運量，果有匱乎？虛己以遊世，必迫而後動，故終身言而無失言之愆，無不為而無有為之偽。其於應帝王，蓋有餘裕矣。莊子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者，此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徽宗註曰：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疏義曰：凡樂皆出於虛，籥之為器，律度量衡所自出，樂之本在是焉。故《詩》稱以籥不僭者謂此，所謂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者也。聖人得言之，解鳴而當律，有問而應

之，無不異此。若孔子之欲無言，孟子以好辯為不得已者，為是故也。彼不能忘言之人，又離曼衍辭至於數萬，書至於五車，是辯者之囿也，雖多亦奚以為？守中者不然，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慎其外而無外獲之繁，閉其內而無內獲之繆。目無所見，收其視也，視乎冥冥；耳無所聞，反其聽也，聽乎無聲。復以自知而天地之心坦然可見，守此勿失，雖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奚以詭詭為哉？蓋中通上下有之，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言之畢不出於此，即多言以交之，不如守中之愈也。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徽宗註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于